

小說界文庫 ● 長篇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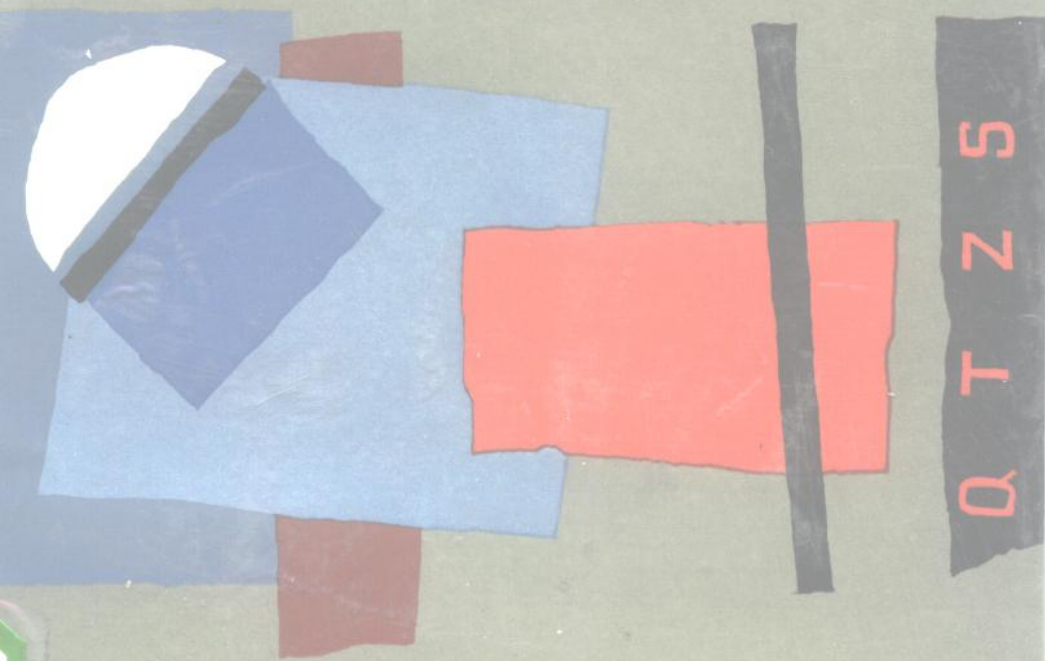


XIAOSHUOJI

WENKU

青天在上

QINGTIANZAISHANG 高曉聲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



一對患難夫妻，品嘗
苦，他在她墓前插
樹苗，那顆遭受創
着未來。



了人生的歡樂與痛
上兩棵開白花的李
傷的心，依然憧憬

XSTW

●上海文藝出版社

I247.5/438

77972



青天在上

高曉聲 著

XSTW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袁银昌

青天在上

高晓声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3 字数 241,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ISBN 7-5321-0709-4/I·568 定价：4.90元

登记证号：(沪)103



生活是一匹野马，它不光奔驰在大
道上，有时候也冲进禁区。不光吃青
草，还践踏圣旨……

高晓声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

—

时间实在了不起，一切都要在它的面前显原形，变颜色。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洪秀全的天王府，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府，现在则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了。房子是陈旧的，政权是崭新的。读过三年大学的 27 岁的陈文清，不但是新政权的拥护者，而且在新政权建立以前就为它的诞生斗争过。他已经是一个胜利者。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这几年他在南京城里生活得不但愉快，而且满怀雄心壮志，要做出一番事业来。他理所当然地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天下（既然是人民的天下，当然也就是他的天下），把南京当作他的南京。他的主人翁思想，不是不足，而是有余，甚至多得象林姑娘的眼泪，常常要溢出来。当然，尽管是眼泪，因为从漂亮姑娘眼里流出来，总还是晶莹而动人的。然而不管是什么人的眼泪，都有一星咸味儿，这和解放后人民幸福而甜蜜的生活不协调，要起化学反应。到了 1957 年春天，那天空中的大片阴霾，就是眼泪的咸味儿污染了空气的现象，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不平常的春天。陈文清的南京，一变而成了他的牢房。也并非真有人把他关进去，而是他自己不愿走出来。他独处斗室，几乎每天掉眼泪，痛苦折磨得他生了很长一阵病。先是脚上不舒服，后来便

患重感冒。总说神仙也怕脑后风，以为感冒起因在头上，便长戴一顶帽子不脱。可是医生却认为脚才是人体最易受凉的部位。一则它常常被忽略而难得尽善的保暖；二则它同大地直接接触，这凉气来自大地本身，根子深广，在不知不觉中损人。受了损犹如母胎里带来的一般，更难得调理好，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这样一来，陈文清除了戴帽子以外，又在脚上多穿了一双鞋。这鞋做得又窄又小，紧绷绷贴肉裹着，硬是把脚缠小了，才能伸进原来穿的鞋肚子里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他大鞋里面穿小鞋，怀疑他又有什么新花招。

“保命哲学！”他心里咒自己，“命都保不住！”

明知道不会让他再在这里待下去，他很希望能够早些走。但是他不能自主，要等待发落。

命令就是不下来！

“打算拖到什么时候？”没有人回答。

对了，可怕的正是时间。它拖得垮狗熊，也拖得垮英雄。所以，不管陈文清是英雄还是狗熊，时间总是板着大义灭亲的面孔，他很难过得这拖的一关。

但是既然陷入了“拖”的泥坑，着急也是枉然。好在实践能出真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拖延中也积累了经验。陈文清终于发现，感情有支配时间的能力。感情越丰富、越激动，时间就缩得越短；感情越单调、越平静，时间就伸得越长。最痛苦、最欢乐也就是感情最专注的时候，时间就象闪电一样倏忽飞过去。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现在陈文清最能鞭策时间快跑的一个办法就是想念周珠平。思绪一挂到珠平身上就有无穷无尽的情感涌出来。那一串串无法在别人面前透露的热情的话，那拥抱，那吻，那发香，那辫梢上飘着的白蝴蝶，那身体的热的传递……越想越叫人激动。珠平的六寸半身照片就竖在案头的镜框

里，那姣美的脸，脉脉含情的眼，乌黑的发，调皮得出奇的小嘴巴，够他看的，看不够的。看看想想，一晃一整天。写检查的纸摊在桌子上，一个字也没有写。真荒唐，这是什么态度，还能改造吗？可是脑子里想什么，毕竟谁也不晓得；有人来了，陈文清不总提笔在手，愁眉苦脸在挖思想的根子吗！

陈文清是有过认真写检查的时候的，写的时候也非常痛苦，因此时间也过得非常快。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已经弄到没有了认真的余地，在拖着，时间已拉得很长很长，不耐烦了。他为什么不能想他的爱人呢！在会上板起脸，正儿八经批他的人，散了会回去照样抱着老婆睡觉。他挨了批回房里为什么就不该想爱人？

想着她，看着她，那一张六寸半身像，便蓬荜生辉，一屋子都是春意。

可是陈文清还是急了，他不能够光想想珠平就满足，他还要和她共同生活在一起啊！

其实呢，都快大跃进了，还能长拖下去吗！把陈文清真正搁起来也不过五个多月，同人类悠久的历史简直不能比。对陈文清的一生也只是个零碎，不是妥当。

大运动，大变动，真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的灰尘，滚滚的人流，滚滚的感情……中国人民历尽艰险，流了那么多的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好不容易走到了社会主义关下，原应该皆大欢喜走进去，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大批阶级敌人在最后关头被迫撕掉了伪装，赤裸裸暴露出了狰狞面目。他们借口帮助党整风写出来的一张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机关里的人，有的是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一批一批被送下乡的，极其光荣；有的则象夜猫子叼老鼠一样，连“吱”的一声都

叫不出，一个一个走得销声匿迹。

什么时候处理陈文清呢？

陈文清原先坐立不安的是怕很快轮到他，因为这毕竟是决定今后命运的关口，非同儿戏。虽然明知免不掉，却巴望领导上有了成熟的经验再把处理他的决定做出来。谁知竟迟过了头。该来的时候没有来。又一个该来的时候没有来。越等越玄乎，越等越没有把握，就象开了汽车往远处跑，越远越不认识路，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站头，有没有路！他心慌起来了，迫不及待地希望有一个结果。有路、有站头固然好，就是没有，也早点见一个分晓吧。什么样的决定都比再等下去要好，快来吧！来了，才能有个打算。还有个周珠平呢！

到了这时候，决定果然就做出来了。当众宣布了。

陈文清一点也不紧张，反倒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轻松了。他想：“比我预料的还要轻呢。”

这就显出了拖的伟大效果。时间和严重性似乎成正比，越拖得长就越容易往严重方面设想，因此便觉得拾着了轻的便宜。其实，是轻是重，他并不知道衡量的标准，如果决定竟是要他掉脑袋，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而现在则无非是那么一个决定。比掉脑袋轻多了。不能比。不管下去用什么身份，什么方式，这不重要（欺骗自己），关键反正是劳动。记得有半年时间了，机关里一部分以下放劳动为光荣的人和一部分自知不免要罚去劳动的人，都已经赶在时间前面，先锻炼起来了。大院子里有几副装了砖头的担子，常有人挑在肩上练习，有的压得弓背弯腰象只龙虾，有的走路象摇摆的鸭子，十分可笑。陈文清从不去练，这一套他从小就会干。有一次他乘没有人在，也去试过一试；一试，信心就足了，果然还很在行。所以，别的不说，若光讲到农村去劳动，他就比大家见长

了。尽管自知这种比较极愚笨可笑，可是一想到别人那种熊相，仍觉得自己好比舞台上的十一郎，那一担挑在肩上，还是挺潇洒的哩。

唉，要没有这点自我欣赏，岂不是活得太艰难了！

在陈文清斗室里的小桌子上，除了有一张闪闪发光的周珠平的照片之外，还有一件值得提到的东西，就是那只小闹钟。自从陈文清倒了霉，闹钟就不走了。机关里负责“帮助”他的老王关心（这是可以关心的）地说：“坏了吗？去修呀！”陈文清苦着脸笑笑说：“不用了，不必勉强它，它也有立场，不肯随便为哪个服务的。”可是，背了大家，他在给周珠平的信中却写道：“我的时间分明停在这儿。”

但是决定宣布以后，虽然闹钟仍旧停着，组织上的行动倒是迅速的。只隔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机关里的秘书许源就奉命带了陈文清从省城坐火车去锦川市。许源的鼻子又长又端正，嘴唇很厚，使人好笑又亲切。陈文清同他相熟，晓得他的性格全表现在嘴巴和鼻子上，派他做解差，肯定是崇公道而不是董超、薛霸，完全可以放心。尽管陈文清倒霉伊始，许源就没有同他说过话，进过他的卧室，界线划得清清爽爽，陈文清却并不放在心上。他同他的老婆也划清界线了，何况是陈文清呢！他来带陈文清，也没有跨进陈文清的卧室，好象那一条门槛，就是楚河汉界，阳世到此为止，阴间从此开始。上了火车，也无巧不成书，车厢里只有一张双人座位空着。陈文清坐下了。许源却不声不响站着。陈文清奇怪道：“你为什么久坐？”

许源吃力地动着厚嘴唇说：“我不坐。”声音很低，但是这回答全不讲理。

陈文清不甘心，重新问一句：“你为什么久坐呢？”

许源真傻，不会花腔，也仍旧无理地回答说：“我不坐。”

两个回合，陈文清全明白了：许源不要和自己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小子，你高兴站，你就站着吧！”忍不住却又想道：“真难叫帽子戴住他。”

可是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事情，周围的旅客马上就希奇了，把许源从头看到脚，特别注意他的屁股，以为他生了臀疽，没法坐下来。陈文清心软了，他晓得许源不坐的原因。唉，唉，唉，陈文清十分同情他了，就象狼外婆的同情一样。竟忘乎所以，突然问道：“张文兰呢？”

问的人和听的人都吓了一跳——何必问呢！何必回答呢！

许源慌慌张张摸着一个一个口袋说：“车票呢，车票呢……在这儿了。”

陈文清机灵。他看许源尴尬，便同对面座位上的人调了一个位置，笑笑说：“好，可以坐了，我们面对面①……”

许源漫不经心地坐下去说：“你的票呢，给我！回去报销。”

陈文清细细看着许源，说：“是真的吗？”

许源说：“真的……可以报销。”

“怪不得。”陈文清看着许源，发现他的眼皮厚了，眼泡大了。这同那鼻子、嘴唇放在一起，似乎比以前还相称，五官齐粗了。磨炼到这种程度，定非一朝一日的功夫。

谁看见许源哭过呀，没有。他的妻子张文兰大概也没有。他已经不同她睡在一起了。交心交心，他把她在枕头上讲的话捅了几句出去，谁知道要付多大的代价！多么好的妻子啊！真正是无价宝。换破烂的挑着担子来了，叮当敲下拇指大一块烂饴糖，就把她换走了。

“是真的吗？”陈文清研究着许源那答非所问的神态。

① 面对面，隐含斗争的意思，即面对面的斗争。

一路无话。不是无话。

人不说话，车轮在说，老是那个词：“忐忑、忐忑、忐忑……”咕噜了两个半钟头，就到了锦川。

想着就怕，想着就烦难。其实做起来却容易，在锦川地区大泽县委办公室不到半小时，就办完了一切手续。原来也并不复杂。本来嘛，已经定局了。绣花针的屁股眼儿小虽小，但也不用怕，毕竟还有一个眼儿在，只要把自己捻细一点，再捻细一点，细到合乎要求，就穿过去了。不比那社会主义的大门，关得紧腾腾，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任你捻到怎么细也没有用。老狗的尾巴夹紧了又怎么样！？

陈文清就是大泽县柳塘公社（刚成立，是大跃进的产物，原来叫乡）人，中共大泽县委办公地址就在锦川市火车站附近，拐个弯就到了。

在县委办公室里，尽管许源不及陈文清长得漂亮，有派头，也不及陈文清口齿伶俐，但他是代表省里某个机关来的，摸出来的介绍信有份量，所以使得许源也象千斤石一样重，一下子就把陈文清委委琐琐摔在屁股后头。他同出面接待他的沈副主任低声谈了几分钟话。沈副主任年纪和许源、陈文清都不相上下，悟性极好，连连点头，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看了看陈文清，如水牛吃草，略略颌首。走近来，又定睛地看。

“怎么样？”陈文清反感地想：“认清，有利保卫工作？”

“你就是陈文清同……了。”沈副主任说，不小心带出了一个“同”字，小心地吃掉了“志”字。不用说，口气不但和善，而且难为情了。

陈文清立刻撤销敌意，点点头，低声答应。

沈副主任长久看着他，竟不说话。好容易才缓慢地说：“好——的。你——就回——自己的——家乡吧……以前你也经常

下乡的，是吧！”

这就表明他以前知道陈文清这个人了。但是他的意思并不在此，也并不要陈文清回答，接下去就说：“基层的情形——你是晓得的，头绪比较多，工作也比较——乱。你哪，下去了，就要能起点促进作用。做——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对吧！”

陈文清觉得这话太客气，不但不好意思回答，反而很不习惯了。是嘛，砧板上的肉，为什么不割？你不割，肉都不煞痒！痒就痒吧，总不能辜负你一片好心。于是肉也笑了笑。

许源也笑了，替肉回答说：“这个自然，总是要尽力而为的。”

肉不禁笑出声来。尽力而为？多吃了，当心拉肚子！

沈副主任也连连点头微笑说：“是的是的。”

肉想：“‘是’什么‘的’呢，拉肚子吗？”

沈副主任又问：“你们住下来没有？”

肉想：“还住下来吃吗？”

许源说：“刚到，来得及的话，我还想回省去呢。”

沈副主任说：“那——你就交给我办吧。正好柳塘公社林书记在县里开会，还不曾回去，我下午会碰到他。我就顺便同他讲一讲，省得你们再去找他了。”

“还要找别人来吃？”陈文清这才猛醒过来：人家正在办移交呢，自己又被转了一个手，往下解去了。

“那自然好，就麻烦你了。”许源说。别看他嘴唇厚，这几句话说得圆转而轻快。这一刻大概忘记了张文兰。

可是陈文清却是被周珠平叫醒过来的。

“你呢？”沈副主任这时已经在问他了，“今天走吗？”

“我……”陈文清还没有准备好，他想说得圆润些。

“在城里还有事吗？”沈副主任马上改口说道，“有事就办完

了再下去，没有关系的，横竖……总要把事情办完了才安定得下来。”

许源连忙代表陈文清说：“他是有些事，今天要住……”

陈文清觉得让许源来说自己的事太窝囊了，赶快插上去说：“我爱人住在锦川市第二人民医院，我要去看她。她还不晓得我要回乡呢。”

沈副主任“啊”了一声，若有所感地默想片刻，点点头说：“好，不错，你爱人。不错，好，你爱人。能在一块儿，方便的，好。你不用灰心。”

陈文清不禁也笑了，说：“我不灰心的。”

“好，好。”沈副主任说，“那就这样，那就这样。”

走出县委大门，陈文清心里挺高兴，原来总当解州过县，一路上骆驼钻针眼，有得丑出。谁知轻易就过来了。这就象一个长期患了肚胀病的人，吃了许多苦头治不好，都怕再医了，后来偶然用手在肚脐眼上揪了一揪（天老爷，从前不是没有揪过，为什么没用呢），一股气就沉下去，咕噜噜从屁眼里放出去。顿时轻松得不得了。尽想干出些什么来——想得好罢了！

因为陈文清要宿夜，两人就近先找定了一个旅馆，放了行李，才一起上小饭馆吃中饭。

他们两个人，还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在一起相处了七八年，一向来也可算得是彼此信得过的老朋友。谁也想不到，弹指一挥间，会出现这种新局面。那么严峻的界限，陈文清竟象跨过一条草绳那样容易地跨过去了，许源竟象丢一束破烂换块糖那样把妻子甩过去了。他们不曾有一点危险的预感，但跨过去了、甩过去了就缩不回来了。回头看那条草绳，早成了800里通天河，鹅毛都浮不起。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也休想有谁搭鹊桥。惊、怨、怕、恼、悔、愁、恨、吓……一时被捣拌得象龙卷风卷起的灰尘，成

一根顶天立地的大黑柱，排山倒海，呼呼地旋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跟着旋转的全扫光。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曲，什么是直？什么是明暗，什么是黑白？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不管是老将还是新兵，都只有相信党，依靠党，方向才会明确，精神才有寄托。无论是革命的动力，还是革命的对象，都要具备这样的德性。而对象的这种德性是特别令人感动的。陈文清和许源在小饭店里吃饭，想到饭后就要分手，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想想过去那些在一起的日子，许多的印象，也还是新鲜而亲切的。不禁都动了感情，都想有所表示，显示自己的德性。许源觉得有点对不住陈文清了，所以先开口说：“你……我也没话说，有意见你提提吧！”

陈文清想了一想，诚心诚意地说：“不，我没有意见。”

“我也是为了跟着党走，才……”

“对对对，所以我没有意见，也不应该有意见。”

许源一时接不上碴。顿了一顿，陈文清又说：“我也是跟着党走的。”

“是要这样。”许源点点头说，“反正思想改造就是了。过一阵，解决了问题，一样还是好同志；就连共产党，也一样可以加入的……”

“这些我都知道。”陈文清挡住话头说。

“我知道你知道。”许源的脸红了。其实陈文清并无别意，许源却心虚，以为陈文清在取笑他没有自己的语言。一点不错，领导上反复说过这些话。

陈文清舒了口气，充满情感说：“许源，我不怪你。你跟我也一样呀。拿我自己说吧，我就不能不相信自己应该挨批；党同我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冤枉我，不会嘛！党是正确的，又是伟大的，凡事出于公心，就是对我有意见，也不会公报私仇，所以我若

对挨批有意见，就等于证明了自己不相信党。总要经得起考验嘛。你也是这样：总不能不相信我陈文清该挨批吧？”

陈文清说到这里，自顾自摇摇头，然后又说：“那不可能，我们这个时代……”

“是呀，你说得对。”

“许源，你是了解我的，晓得我不是装积极，我才肯这样跟你说。我也不是剥削阶级家庭出来的人，土改评的成份是中农。解放前读完高中，找不到职业又上不起大学，过了一年，才靠勤工俭学的办法去读大学的，一面读，一面就晓得读了没有用，毕业了还是要失业的。我不敢说我对旧社会恨得怎么深，但至少总找不出它可爱的地方。参加革命这几年，因为自己也努力工作，党很爱护我，让我做出了点成绩。如果没有党，我确实什么也不会有，想做点什么也有力无处使……总而言之，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听说有个阶级敌人，血债累累，被我们捉住了，经过教育，反省，他已开始觉悟，但他的罪行严重，还是判了死刑。问他可服？他说：‘我已经认识我的罪恶了，如果我是法官，也判我死刑。’过了一阵，要执行了，又问他服不服，他说：‘服，我已经相信共产党，根据党的观点，我应该处死。’许源你想，从敌对阶级阵营过来的人，都能如此，我呢，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有什么个人利害丢不开的呢！”

许源的眼睛润湿了，想说一时没有能说得出口，眼泪却挂了下来。陈文清连忙说：“许源，你怎么啦，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呀！”

许源呜呜地说：“不是的，不是的……”

“不是又为什么呢？”

“唉，文清，跟你说说没有关系。现在要分手了，再不说，以后也没有机会了。你知道我是个老实人，对党一直忠心耿耿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是愿意做到把一切交给党的。”

陈文清真诚地点点头。

“可是呢，为了张文兰的事，我心里不是味道。我交心交出来的那几句话，是她说的嘛！可是她是我的妻子，我完全了解她，她是同志，不是敌人嘛！唉……我全糊涂了，一分为二，我的头脑也象被一刀劈成了两个……有人说，神经失常的人都是由严重的个人主义引起的，这是真的吗？我心底里自己一直在批判自己，决不能因为文兰就对党的信任动摇。你说得对，没有党，我们就没有一切。我这一阵苦恼的时候，也常常想起一个故事。有夫妻两个，丈夫是杀猪的，妻子是个农妇。妻子对丈夫十分忠心，把一切都献给了丈夫，完全是为丈夫才活着。不但打不还手，骂不还嘴，而且心中念念不忘的全是丈夫的利益。有一次，丈夫发了脾气，把妻子缚在杀猪长凳上，磨快了刀要杀她。妻子已经吓昏了，这时候有一个做生意人经过这里看见，劝丈夫不要杀。丈夫不肯。商人说，你与其杀死她，不如卖给我，你可以得到钱，我也救了一条命，大家都得益。丈夫同意了，卖了妻子拿了钱走开了。商人把缚住那女人的绳子解掉。这时那女人已经醒过来了，听过商人的诉说以后，就破口大骂，责备商人多管闲事。她是她丈夫的妻子，丈夫要杀她，同别人全无关系；她死在丈夫手里，也心甘情愿。骂罢，又伸手打了商人两个嘴巴，教训他不该动手动脚，在解绳子的时候碰着了她的身体。然后重新躺到杀猪凳上去，再也不起来，要商人去把她丈夫找回来杀她……文清你想，这女人虽然没有文化，却是那样的忠诚。虽然有愚蠢的一面，但那种忠诚总是了不起的。我读书读到高中，又受党的多年教育，临到紧要关头，我对党还不及她对丈夫那么忠诚，心里很难过。想着党，我难过；想着自己，我难过；想着妻子，我也难过。我这还对得起谁呀！”说罢，泪流满面，饮泣吞声。